

§ 松林訪山居故人



落日西風古道長，故人相見在他鄉。

當年意氣今何在，一騎黃塵向夕陽。

希波克拉底在山莊修練，這一天，靜坐入定。

靈識離身到了希俄斯島上空，忽然看到兩股煞炁向希俄斯島而來，一股充滿焦慮，另一股則充滿冤屈。於是靈識回歸，睜開雙眼，起身準備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。

夕陽斜照，商船緩緩駛入希俄斯島港口。

小伯利克里與赫利歐羅斯前往弗里吉亞，途中船隊補給需在希俄斯島停留兩日。

小伯利克里：

「既然到了希俄斯，不如去見一位老朋友。」

赫利歐羅斯點頭，他經常聽到人們在談論希波克拉底，也很好奇究竟是怎樣的人物。

兩人離開港口，沿著山路前行，小伯利克里年輕時來過，並不陌生。

此時山風吹過山脊，一排排松樹輕輕搖曳，枝梢發出低沉如潮的沙沙聲。

夕陽穿過針葉，在石徑上灑下細碎光斑。

空氣中混雜著松脂與百里香的香氣，偶爾還飄來乳香樹淡淡的樹脂芬芳。

山腰上一座木造山莊隱約浮現。

不久，到了山莊。

屋外除了一個小僕役，還多了幾塊巨大石板排列成奇異的幾何圖形。

小僕役笑道：「主人已恭候多時。」

兩人有點詫異，進入屋內。

只見希波克拉底將曬乾的百里香與薄荷放入陶杯，緩緩注入滾水。

屋內瀰漫著淡淡草木清香。

「山上的香草。」他微笑道，「小伯利克里，比酒更能令人清醒。」

語氣平靜，卻帶著多年故友相見的親切。

小伯利克里笑著行禮。

「先生，多年未見。」兩人沒有多餘寒暄，彷彿昨天才分別。

希波克拉底的目光落到赫利歐羅斯身上。

「這位是？」

「赫利歐羅斯。」

赫利歐羅斯恭敬行禮。

「晚輩久聞先生之名。」

希波克拉底微微點頭。

「請坐。」

山莊內陳設簡樸。

書架上堆滿羊皮卷，牆上懸掛著各種幾何圖形。

小伯利克里環視四周，不禁笑道：

「先生還是老樣子。」

希波克拉底淡淡回答：

「世局愈亂，愈需要數學讓心靜下來。」

三人坐定。

侍童奉上葡萄酒與簡單的麵包。

小伯利克里忽然笑道：

「前些日子，我在雅典見到奧麗芙了。」

希波克拉底原本平靜的神情，第一次出現明顯波動。

「她可安好？」

「很好，比以前更成熟穩健了，梅麗莎還誇她思慮又精進了不少。」

希波克拉底嘴角終於浮現笑意。

「她自小便喜歡思考。」

赫利歐羅斯愣了一下。

「先生說的是……奧麗芙？」

希波克拉底有些意外。

「你認識她？」

赫利歐羅斯點頭，從懷中取出那顆早已微微乾癟的野果。

「她送我的。」

小伯利克里一怔，希波克拉底也看向那果子。

「她為何送你？」

赫利歐羅斯將那晚月下偶遇的經過娓娓道來。

從林間初遇，到短暫交談，再到奧麗芙遞來野果。倒是省略了斗篷的事。

希波克拉底始終安靜聆聽。

良久，只輕聲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他沉默片刻，又問：「那些果子，你吃了嗎？」

赫利歐羅斯搖頭。

「只一顆，捨不得。」

希波克拉底忍不住失笑。

「她若知道，定會笑你。」

屋內氣氛頓時柔和許多。

笑意散去。

希波克拉底望向窗外：「雅典如何？」

小伯利克里神色沉重。

「恐怕撐不了多久，人人都知道，只是沒有人願意先說出口。」

希波克拉底點點頭。

「天下興亡，自有其數。可惜的是，人往往只看見勝負，看不見勝負之後的代價。你將往何處，怎麼有閒暇來看我？」

小伯利克里神色更沉重了些。

「聽說斯巴達對亞西比德發出千里追殺令，我倆要到弗里吉亞。」

希波克拉底嘆了一口氣：「有些人總是忙著算計，忘了生命真正的意義。」

赫利歐羅斯忽然開口：

「若一樁命案五十多年都無法昭雪，生命有何意義？」

屋內一時寂靜。

希波克拉底慢慢看向他。

「你也在查？」

赫利歐羅斯點頭。

「希帕索斯。」

希波克拉底沒有露出驚訝，只是起身。說道：「隨我來。」

三人走進內室。

牆上掛著整幅愛琴海地圖。

薩摩斯、克羅頓、塔蘭多、米利都、雅典……。

無數木釘與細線交錯，石桌上放著厚厚一疊羊皮卷。

希波克拉底輕撫卷宗。

「二十三年前，聖教主交給我一件事，查明希帕索斯究竟死於何人之手。」

赫利歐羅斯呼吸微微一滯。

「畢達哥拉斯？」

希波克拉底點頭。

「聖教主始終不相信，那只是一次單純的意外。」

他翻開卷宗。

裡面記錄著多年來蒐集的人證、航線、船隻、書信與名單，有些名字旁畫著紅線，表示已排除，有些則留下疑問。

赫利歐羅斯靜靜翻閱，彷彿閱讀著一個陌生人的一生，然而心底，卻有一股說不出的悲傷悄然浮現。

希波克拉底緩緩說道：

「我總覺得，還缺最後一塊拼圖，可惜，始終找不到。」

赫利歐羅斯低聲回答：

「我也一樣，所以我想到弗里吉亞看看。」

離去前。

希波克拉底將卷宗重新收好，輕輕按住卷冊，說道：

「等你從弗里吉亞回來，再來見我，也許到那時候，我們都會多知道一些事情。」

赫利歐羅斯鄭重點頭。

他沒有察覺，希波克拉底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，像是在思索某個始終無法解開的謎。

夜色降臨，松林被海風吹得低吟不止。松針彼此摩擦，彷彿無數人在黑暗中細語，遠方則傳來愛琴海拍擊岩岸的浪聲。

兩人離開山莊，沿著石階向港口而去。

小伯利克里回頭望了一眼。

月光映照下，希波克拉底仍獨自站在院中，思索那尚未完成的使命。

而誰也不知道，命運已悄悄將兩位追查同一樁命案的人，引向了即將在弗里吉亞展開的新篇章。